

華僑學生

第九期特大號

華僑學生社發行

中華民國卅六年二月一日

華僑學生 第九期目錄

華僑學生

第九期

民國三十六年二月一日出版

定價 叻幣 二角 二角 三角

督印兼發行人 馮世懸
 編輯者 華僑學生社
 印刷所 聯友泰印務局
 發行所 華僑學生社
 暹京曼谷四丕耶路花沙
 泥汽水廊巷內七十三號
 經售處 暹京各大書局
 南洋各地書局

學習的路上有歪風(我們的話)	王士年
向那裏找材料?(國文談片)	諸葛靈
看了「重慶二十四小時」歸來	天
憶豐子愷先生	井
「阿舍」	騏
女同學的修養漫談(三)	丁
明天(詩)	蕭
長生不老(衛生漫談)	蕭
牛郎織女(中國民間故事)	蕭
四個謎語(暹羅民間故事)	一
凱旋門(童話連載)	盧
上海學生在做些什麼(上海通訊)	宜
顏色和你的關係(心理漫談)	程
偶然(作家小評)	林
提倡實學主義	南
怎樣才算真的打倒分數主義	徐
分數也得要注意	吳
假如我是……(詩)	林
組織暹羅華僑學生聯合會	蔡
我的母親	林
林慧珍	林

徵文
 編輯室
 播音

學習
 習作

暹羅華僑學生聯合會
 暹京曼谷四丕耶路花沙
 泥汽水廊巷內七十三號
 經售處 暹京各大書局
 南洋各地書局



向那裏找材料

王士年

——學生習作檢討之一——

同學們：

在過去八期中，一共登載了廿一篇同學們的作品，分類起來計有：

議論文四篇

林耀俊：我的希望（第一期）

林淑娟：我升學的目的（第二期）

劉啓揚：給阿舍小姐們（第五期）

蔡禮：給愛虛榮的女同學和姑娘們（第七期）

記述文五篇

吳林：我終於踏進了學校的門檻（第二期）

陳英偉：樹深之家（第三期）

夢：學徒淚（第六期）

馬慶雄：窮人的生命（第六期）

馬三郎：女阿Q也在學校裡（第七期）

抒情文四篇

何潔虹：陰天的回憶（第二期）

張若谷：深夜（第四期）

林劍民：我的前途（第五期）

雪 人：夜行（第七期）

寫景文二篇

蔡北禮：夏夜（第三期）

林伯濤：四丕耶晚景（第五期）

詩歌二篇

鄧靜媛：獻給先生們（第二期）

馬三郎：菊讚（第八期）

讀書筆記三篇

李斯馨：白山黑水話東北（第四期）

李斯馨：虹（第七期）

陳秉芬：家中一個美麗的靈魂——鳴鳳（第八期）

數學小品一篇

吳錫泉：不想則不奇（第三期）

上面卅一篇中，以記述文為最多，議論文和抒情文次之，讀書筆記也佔了三篇，排着寫景文，詩歌和「數學小品」最少。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本刊編者的取稿標準是偏重于記實的文章。五篇記述文不用說，都是記實的，就是論文中，亦有二篇是近於記實的，即「獻給阿舍小姐們」和「給愛虛榮的女同學和姑娘們」。因為作者用通訊的形式，不只發議論，而且還寫出了阿舍小姐們的實生活。至於抒情文和寫景文，以及詩歌，都空洞得很。讀書筆記（包括影劇評）寫得比較好。「數學小品」是翻譯文章，不在討論之列。這廿一篇文章的取材，可分為這幾方面：

一、取材於社會生活的，如五篇記述文都是；

二、取材於自然的，如「夏夜就是」；

三、取材於理智的，如「我的希望」——「我升學的目的」等是；

四、取材於情感的，如四篇抒情文及二首詩歌都是；

五、取材於書本的，如三篇讀書筆記都是。

嚴格說起來，我們的題材，只有社會和自然二方面。第三、四二種，實際上仍然是社會生活的反映，沒有社會生活，人就不會有「理智」和「情感」。第五種亦不是取材於社會，就取材於自然。因為書本也只有社會的和自然的二大類。這裡我所以把它們分為五種，只是爲了解說的便利。

我們應該向那一方面取材好呢？從這廿一篇文章中證明：取材於社會生活的寫得比較好，特別是吳林同學的「我終於踏進了學校的門檻」。他所以寫得好，就是因為他有實際的生活經驗。而不是空空洞洞的發議論，或無病呻吟的發抒個人的情感。耀俊同學的「我的希望」與淑娟同學的「我升學的目的」，是「入股文章」。你這樣寫，她也這樣寫，實在沒有多大意義。所以，首先，我就不贊成同學們作這類發議論，因為大家的社會生活經驗還不多，書也讀得不多，寫起來，總是千篇一律。如果要發表議論的話，最好是寫些生活實感。特別是針對學校生活來寫，因為一般說來，大家對學校的生活比較熟悉，有些地方連教師都比不上你們。如果能夠針對一些進步現象，或不好現象來發表議論，一定是中肯的。這裏的意思就是說：發表議論也應該有實際生活來觸發，不可「人云亦云」——「聽風鼻臭」就大寫起議論文章來。其次，我也不贊成同學們去寫個人的抒情文章，如潔虹同學的「陰天的回憶」，雖然有些地方寫得很漂亮，像一篇散文詩，但「才十三歲半」的女孩子，就那麼喜歡孤獨，實在不「天真活潑」，「易感」倒是真的。這是林黛玉小姐的作風。今天的女孩子，不應該從孤獨中自然景物中去找美麗的境界，應該從集體生活，社會生活中，去找快樂的園地。在四篇抒情文中，二篇是從自然景物中去發抒個人情感的，即潔虹同學的「陰天的回憶」和若谷同學的「深夜」；二篇則是從社會現象中去發抒個人的情感的。即劍民同學的「我的前途」和

雪人同學的「夜行」，這二篇比較好。因為他們敢正視社會現象，鼓勵我們前進。但一般說來，這類抽象的抒情文章，還不宜於我們年輕的同學們寫。大家還是着實一點好；第三，我也不贊成同學們去寫純粹自然景物的文章。自然景物離開了社會，就毫無意義。在二篇寫景文中，伯濤同學的「四丕耶晚景」比兆禮同學的「夏夜」好。原因就是一個只陶醉在自然景物中，一個則從晚景中，不單看到自然，而且看到一羣要求進步的青年；這就是說；我們寫自然也不應該忘記寫社會。過去有許多人只知道歌頌自然，讚美自然，甚至主張一到自然去，那是消極的想法。讓那些失意的人去想吧，我們的同學都是年青的，應該正視社會，積極地奮鬥；第四，我也不贊成靜媛同學和馬三郎同學去寫「獻給先生們」和「菊讚」那一類的詩，靜媛同學說先生是「救星」，使我們「佩服」，「尊敬」，但沒有什麼內容，只像幾句口號；三郎同學把菊來比喻先生，雖然較有意思，但很抽象，內容很貧乏，並沒有說出先生怎樣可「佩服」與可「尊敬」。要發揚先生之可「佩服」與可「尊敬」，並不在乎一些讚美的詞句，否則有些人聽起來也許不以為然，認為這是「先生教硬個」。要怎樣才能表現先生的可「佩服」與可「尊敬」呢？應該舉出一些最能代表的例子，敘述先生怎樣努力為同學服務，怎樣關心同學，愛護同學。如果能夠這樣寫，則你不必說「佩服」「尊敬」，在國文進修上，一定有很大的幫助。大家多寫讀書筆記。這是把「讀」與「寫」合一起來，在總結起來：在這廿一篇習作中，大半沒有向社會生活去取材。最要不得的是發空論，發抒個人的情感，沉醉在自然景物中。自然，我們有思想，要發表意見，但必須先搜集事實，用事實來證明我們的意見正確；我們也有情感，但不應該「無病呻吟」，作個人的嘆息。而應該把自己的感情與社會的情感交流起來；自然風景也是值得我們愛好的，但不應該把它與社會隔開，一株美麗的樹上，如果掛着一個上吊的死屍，你還會歌頌它麼？

今天只是一般的談談同學們的取材，下次再談寫作方法吧。



看了「重慶廿四小時」歸來

天心

——戲劇是綜合的藝術——

王先生昨晚就去看「重慶廿四小時」的彩排，回來是說演得真好，要我們也去看。幾位同學就鬧着要他請客，並請我們的導演丁先生也一道去。

這三個鐘頭的時間絕非白花的，每人四銖錢的票價實在也不冤枉。當每幕完結時，我們每個人都死命地鼓掌。

「那房東太太演得好極了，連走路時屁股都一擺一擺地，好像真的纏過腳似的。」小林的一條辮子剛才被後面的小孩子扯散了，她現在正一面在編着辮子，一面這樣慨嘆地說。

「演房東的也不錯呀！他到底不是一冒牌貨。」小D說時把「冒牌貨」三字特別加重，學着劇中房東的語調，惹得大家都笑了。原來上次學校裏演劇時他就是演房東的。

「可是卡經理便沒有我的王科長演得好了。」我開玩笑地說。

小林馬上斜我一眼，說：「別吹牛；我上次差點沒有給你一個巴掌，就像康泰一樣叫你滾出去呢！」

「我是佩服演薛黎和林大哥的，因為我覺得這種角色的性格太深沉，很難把握，而他們既能把角色的性格很充分很生動地表演出來。如果他們在表演時內心真沒有那種感情，便一定把整個戲都弄僵了的。」

「是的，」丁先生點了一點頭：「如果你內心不能真正有那種感情，那麼你還根本不能相信你自己所講的話和所做的動作」又怎麼能叫觀眾來相信你呢？丁先生停了一停接着又說：

「不過要做到這一步，都是要很辛苦地過一番分析劇本和揣摩角色個性的工夫的。我們排戲時，就常有一些同學這樣說：『排什麼？等到一上台我自然有反應，現在有什麼排頭？』結果，他一上台，看見台底一堆黑漆漆的人頭，他的反應就不知道跑到那兒去了。這種

吊郎當的態度我們是要根本剷除的。」
「我可沒有吊郎當過呀！」我說。

丁先生笑了笑，問我：「你覺得演康泰的怎麼樣？」

「當然好呀！觀衆的反應不就是最好的證明嗎……不過我以為：這類人我們平常接觸的機會多，他的性格感情較易了解和表現，並且，劇本也給他很大的方便，就像上次陳應祥演『醉生夢死』中的醫生一樣，這類的角色是很討好的……」

「王先生，那位演王先生的女兒的今年有幾歲了？」坐在王先生旁邊一直張着嘴巴看戲的楊志堅問王先生。

「恐怕有二十左右了吧，她演得很不錯是嗎？」

「二十左右了？」小D張着舌頭很驚訝地說：「我還以為她只有十來歲呢！」

「真好！她吃東西吃得叫我都流口水，擦鼻涕叫我想我弟弟鼻下兩條黃龍，哭起來又叫我好心酸哪！」我說。

「就是你嘴饞！」我剛講了第一句，小林就白了我一眼，推我一把。這傢伙今晚好像專跟我作對似的。

戲散了場，我們把小林送回家去，就坐了公共汽車回學校裡來。

今晚的月色真好！銀色的月光照着杉樹，在草地上清清楚楚地畫了一幅水墨畫。我們大家都很興奮，不願意馬上去睡，就在草地上坐下來賞月。橫豎現在還未開學，舍監先生不會來管我們的。

小D躺了下來，吸了一口夜間清涼的空氣，開始感嘆說：

「在暹羅我就還沒有看過這麼好的話劇演出！」

「這是真的！」王先生擲出一包烟，遞過一根給了先生，自己點了起來緩緩悠悠地說：「但這並不說在這邊沒有這麼好的話劇人才，而是因為各方面的人才從不能一齊聚集起來，共同致力從事一個演出。而一個戲的演出却應該是天衣無縫的一個完整的藝術，任何部門都

得到平行的發展，都不能太過或者不及。譬如說「中國萬歲」吧，他們那次未始就沒有有一些好演員和技術人才，但因為各方面不能平均發展，所以全個戲就顯得零亂鬆懈了。這正像一條鎖鍊，每一個環都要扣得緊緊的，任何一個環都不能稍為鬆弛，否則就不能成爲鎖鍊了……王先生還未說完，丁先生就接下去說：「這就是我常跟你們說的『戲劇是綜合的藝術』的意義呀！戲劇是把文學，美術，建築，音樂，舞蹈……這種種藝術綜合起來，來完成一個演出的，任何小節都不能稍有漏洞，才能叫台下千千萬萬的觀衆都受感動而把整個戲接受了過去。這就像一張圖畫，不但構圖要好，線條要好，還要色彩運用得當，把情調充分表現出來，每一點小地方都不能覺得不順眼，才說得上是一張好畫，人家看了才會接受他所給予的感染。你們都覺得『重慶廿四小時』演得很好，這個好還不只是演員演出來而已的，佈景、燈光、效果、化裝，都給予他們很大的幫助。」丁先生在地上拔起一把草，放在鼻尖嗅了嗅，又說下去：

「說佈景吧；幕一開時，那又高又直的樓梯，和黑黝黝的，只有一點微弱的，搖曳着的臘燭的光的甬道，馬上給人一個重慶二樓亭子間的真實感覺；房子裡幾張像片和幾件簡單的傢具的陳設，又叫人一看就知道這是一個並不富有的，性格單純的年青小姐特有的起居室；窗外那高大的山峯，像一隻巨獸似的蹲伏在那邊，又給人一種壓迫之感！——只可惜擠在窗頂端那幾片明朗的彩雲，太過美麗太過光亮，對這情調頗有破壞；窗裡的兩塊白底藍花的窗布，襯上黃色的牆壁，很爲醒目，如能換上兩塊由窗的頂端直垂下來的綠色紗窗，也許對於壓迫的感覺更可加強一點。」

「丁先生不會覺得他們的燈光太暗嗎？」小D問。

「不，剛相反，我倒以爲今晚的燈光沒有彩排時那麼暗淡得好呢！」

「但是有的時候連演員的面目都看不清楚呀！」我搶着說。

「只有笨蛋才把台上的每個角落都照得通亮，」王先生接起來說：「甬道那邊的戲實際上也並不多，那幾句台辭，就是觀衆看不清楚演員的嘴巴，也還是可以接受的。再說，有的

時候我們看不清演員的臉孔，並不就不留心他的說話，相反地，我們會更留心去聽他；只要他的台辭並不太長——這是破格的強調方法。」

丁先生又點起一根烟，說：「你們有沒有留心到樓梯上端的那一根臘燭？我以為就連這根臘燭都應用得很聰明的。一點微弱的光比起完全黑暗，更可使人有昏暗的感覺。並且，有了這根臘燭，也可使頂上射下來的頂光有了根據。舞台上最忌沒有來源亂射的燈光表演，尤其在這種寫實的戲裡又不能這樣。」

「丁先生——小D從地上坐了起來，「你曉得第一幕那張書桌，為什麼在第二幕要移到窗口去呢？我以為這是沒有根據的。」

「啊，對了，我以為爲彩排時也這樣想，以爲第一二幕的時間距離至少有一兩天了。」王先生搶着說：「今天却看出根他的根據來，就是以下雨屋子漏爲理由把它搬過去的。不過因爲在開幕時，後面下雨的效果聲音太小了，稍不留心就聽不見。如果由頂上漏下來的水，能在剛開幕時光一點透——一下，就不會叫人誤會了。」

丁先生道：「由這一點，也就可以證明我們剛才所說的任何地方都不能有漏洞的話。反過來說，這些地方如果做得好，對於一個戲就有很大的輔助，例如第三幕開幕時那嘹亮的雞聲，和海（口旁）喘海（口旁）喘的工人打樁的聲音，就立刻叫人感覺到我們已經渡過漫漫的長夜，黎明將就降臨了。再有，王——平自殺時那幾聲霹靂，也給我們的心很大的震動，我們要排演的那齣大戲，如果這些小地方做得不好，就會完全失敗的。」

「你們覺得有什麼不滿意的地方沒有？」王先生問躺在他身旁的楊志堅——他一直不說話，幾乎要睡着了。

「沒有！」他翻過了身，撐起半截身子，搖搖頭：「一切都好嗎！」

他用手撐着下巴，做出努力尋思的樣子，忽然叫起來說：

「啊，有了！我覺得薛黎的那身旗袍太不雅觀了，簡直像三十幾歲的半老徐娘穿的一樣，她又胖，走起路來簡直像一隻大圓木桶。」

「是的，我也覺得她昨晚彩排時穿的藍旗袍，和編着兩條辮子更好看。」王先生說。

「還有那對『新做的枕頭』根本就不新；這不是要破壞真實感嗎？」我插了一句。

志堅又說：「王平自殺被抬出來時頭上還是好好的，如果能流一點血不是更嚇人嗎？」

小D道：「王平的化裝，如果能在兩腮塗上一點腮鬚根，那種潦倒的樣子，就更可顯出來了。」

「王平聽見鍾太太說鍾先生的小木箱裡有錢那一場，我根本就沒有注意到他出過場，我想，如果他能在鍾先生下來後才下來，在樓梯上停住，這於大家正反反復復地說到鍾先生的小木箱，鍾先生又大聲連叫道：『想辦法想到我的小木箱上了來呀……』他才跑上樓去，這樣不但可以讓他在樓梯上多猷一會，引起觀眾對他的注意，他對那些話又可聽得更清楚些，不是更合理嗎？」

小D：「對的，我也這樣想。並且這樣一來，王平偷和被鍾發覺的時間，也可以縮短一點。否則王不會在鍾下樓時就偷了去？而鍾這個人的性格，既然已經有人提到他的『小木箱』，那末更會一上樓就先去看他的『小木箱』是否安全，既然已被偷，為什麼要等過了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後才發覺，發作起來？」

丁先生聽小D說完，笑着點頭說：

「你們到是想得仔細啊！」

話一說起來就永遠沒有停止，意見越來越多，王志堅說：

「王平根本就演得不好，一臉苦相都看出是硬裝出來的。哭也哭得不像，看起來怪不舒服！」他用手把王先生丟掉的香烟蒂子往地上按了一按，接着說：

「他的女兒跪在牀邊跟他說媽媽找，他叫了一聲昏過去，這一聲應該是表現他內心很大的痛苦和矛盾的，但他根本沒有表現出來。」

「說到『造作』，蘇多麗也是一樣，」小D說：「她的角色自然是要有一些矯揉造作的動作的。但她做出來的動作，有時看起來覺得是演員本身『造作』出來的動作，使像她角色，而不是發諸角色的性格的動作的，所以很不自然。」——這就是丁先生常說的「沒有內心的戲」的

緣故吧？」

「不錯！」丁先生說：「就因為她沒有內心的戲，所以她起初出來時，曉得裝成扭扭捏捏走幾步，到後來就簡直把這種走路的姿態忘記了，這就是感情的不能一貫。可知『硬裝出來』的動作是很不可靠的；如果不能真正經驗到那種感情的話。」

月亮退到雲堆裡去了，夜色沉沉地，我們只從丁先生抽着的烟蒂上看到他上半截的臉。他又說下去：

「我們對於一般演員的表演方法，可以大致分成四種：

「一是賣弄的：不管是否適合劇情的需要，只賣弄一下自己的小聰明，甚至對台下觀眾做做鬼臉，叫觀眾鼓掌喝兩聲彩而已。這種演員是應該一脚被踢出台外的。」

「二是類型的：他只有某一些特定的動作，演某一類角色就把某一套動作套上去，這就是史坦尼斯拉夫所說的『橡皮圖章』，像『中國萬歲』中的男主角便如此，王一平也最多只做到這一步。」

「另一種是化身的：就是先揣摩角色的外形特徵，再改變自己的外部形態來適合角色。但要改變自己，便多少得通過角色內心的意識情感的溶化，才能改變得自然。我們可看出蘇多麗是在努力向這一步走，不過她只止於外而沒有做到深入內心的工夫，所以便覺得不自然了。」

「最高的階段可說是性格化的：這就是史坦尼體系所執行的通過潛意識來創造角色，把演員自己的氣質和精神狀態都改變過來。你們感到演得好的演員，多少能做到這一點（至少能做到化身的，但能深入內心的工夫。）——這才是學習表演技術的正路啊。」

丁先生掉了這一尙（走旁）書袋子，害得楊志堅真的在打盞（目旁）睡了。丁先生拍了他一下，又慢吞吞地說：

「這次的演出我到是欣賞他們的導演的技術呢！」
「哎喲，這才真是猩猩惜猩猩哩！」王先生笑了起來。

「我問：『丁先生見過他們排戲嗎？』」
「不，看導演的本領，就看他整個戲的演出成績好了。你們不是說從來沒有看過這樣的好戲嗎？」

「我很懷疑地望着他，等他繼續說下去。」

「第一，整個舞台面都不亂。人物一高一低，一彎腰一屈背，都佈置得很好，很美觀，叫人看起來很舒服，這是一畫面的組合。」

「見工夫；」

「如明明爲了要使畫面的組合得到平衡，要了曉江從台中的沙發走去坐在台左的椅子上，於是便叫康泰做出是爲了傷心，匆匆地走過，而丁曉江便厭惡地看了他一眼，避了開來，這是動作計劃的老到；」

「台上四個人，三個人臉孔轉向右邊，一個人距離他們很遠，臉向左轉，他們不必說話，你一眼就可看出這兩組人意見的分歧；康泰與薛黎離得遠遠地，誰都不看誰，你可以曉得這是一對愛人在吵架；康泰和蘇多麗靠在一起，頭倚着胸，這不是愛人在談情嗎？可是你從康泰那用指頭擦鼻子的很小做工上，又不待說明就可知道這調情是假的。這是繪意表現的精到。」

「但最難得的還是導演對整個戲的情調和節奏的把握；劇情時而輕悠悠，時而悶沉沉，時而熱烘烘，我們觀衆的心也隨之鬆一陣緊一陣地，這正是導演運用他的攝魂術本領的高明。你們看了『中國萬歲』後說沒有味道，該緊張的地方毫不緊張，就因爲『中國萬歲』的導演沒有把這本領拿出來，演員們沒有跟他合作，聽憑各人去自由發展的緣故。」

「談話到這裡有一個大停頓。丁先生突然轉向我說：」

「剛才在戲院裏，你說過卡經理沒有你的王科長演得好，我想，如果卡經理演得像你演王科長那樣搖頭幌腦的誇張，惹起一場鬪堂大笑，而導演不去阻止他，這導演還是該打的。」

「因爲導演的任務，是使每個角色的每個動作，都順着劇中的情調走，不使不該突出的地方突出，這也是導演的本領哩。」

「月亮已經西斜了，夜色如水，已經有點寒意。王先生提議該去睡了。」

「可是小D却突然提出一個問題：」

「已經有點寒意。王先生提議該去睡了。」

「丁先生，我看過原劇本，裡面還有曲老伯和馮漢，為什麼今晚沒有出場啦？」

「啊，對了！這也應該說是導演的精明哩。我們知道，死照劇本的也是大笨蛋。有的劇本看起來似乎很好，可是排起來都一團糟。沈浮的劇本就有一個毛病：太散了，俏頭也太多，如果照排下去，一定會零亂不堪，或者讓一連串的笑沖淡了劇的主題。現在他們把那些雜碎的對話和情節，刪改了許多，另外加進一些『做工』來彌補刪改的痕跡，不但對於全劇的效果沒有影響，而且嚴緊得多了。這是值得讚美的。」

王先生忽然抗議說：「不過，有的就改得太不好了。如把丁曉江的回上海硬改成回昆明，這却就弄巧成拙，我以為回上海是因為上海當時正在敵人的掌握中，丁曉江的回去，又不是去做地下工作或文化鬥士，而是為了厭惡後方艱苦的物质生活，爲了只是一小點不着邊際的物质享受，就自願回被敵人采（足旁）在脚下做牛馬，這種人不是更應該受鄙棄，賞給他『一個耳光』嗎？現在偏要把他改成回昆明去，是什麼意思呢？」

「也許是爲了重慶當時沒有飛機直達上海吧？」我說。

「那就太笨拙了，舞台上有時這種『表面的真實』是可以割愛的。並且，照我們平常講話用習慣：如說『我要回家』——即使家是在遠遠的暹羅；也不一定要把路上應該經過的地方完全念（口旁）出來呀！這樣無來由的一改，到後來薛黎要說『我正想把我母親從上海接出來呢』這句話，也就變成牛頭不對馬嘴了。」

「丁先生拍了一下膝蓋頭說：『完全正確！還不只這一點呢。譬如說劇本中寫那樓上孩子的誕生，無疑的是用來象徵一個新生的中國的難產的。那樓上的母親和這一羣來往奔忙的房客，正想盡種種辦法，受盡種種屈辱，給這多災多難的嬰孩催生，這是一根貫穿全劇的線。固然新的中國是否已經誕生，且在這樣寫實的戲中用這種象徵手法是否得當，都成問題；但是既把這條線的尾巴切去，又沒有設法加強主題，只讓剛受傷得連路都走不動的王先生生龍活虎地出來大叫報喜，這似乎還是得不到補救的……』」

（轉卅九面）



憶豐子愷先生

諸葛靈

豐子愷，這苦學的前輩藝術工作者，雖然不算「流行」作家，可是業已婦孺皆知，家喻戶曉的了，用不着我來介紹。而況寫關於他的人也一定很多。我這篇憶記，祇是想記一點我知道的小事，尤其是抗戰中的他。

豐先生現在祇有五十三或五十四的歲數罷，却蓄有一叢美麗的長鬚。在他瘦長的臉上襯配着，真像他自己畫出來的筆下老人。

他不是職業作家，他大部份時間花在教書上，他往往感到這是一種浪費。抗戰八年，他的緣緣堂早毀於炮火，他帶了一家大小逃難奔波。七個兒女（最小的新枚是抗戰中在廣西生的），一對老夫婦，連同一個傭人，湊成十口之家，他肩着這大家，到處流浪，靠東修（？）靠畫展，靠微薄的版稅來維持。

抗戰的後半期，他到重慶在藝專做教務長，就在沙坪壩廟灣蓋了一棟小屋，他勉強算是有個「家」了。因為前前後後的學生多，隔了一些月日，他便開次畫展，也便以收入來維持半載一年的家用。正如每一個窮文人樣，呆下來容易，要移動可就為難。爲了復員，他傷了很大腦筋，我自己也是一個貧儒，雖然得到他很多幫助，可是總無法爲他效勞，此次，因爲在一個比較富有的小城工作，曾替他介紹訂繪「平價畫」，以與川人結緣。（每幅八千元，指定何畫預訂，然後由子愷先生照繪寄來。）但那地方的鹽商們一向必須有大官們紹介才易上套，我這種「願者上鈞」的辦法，收效至微，一共只有三四十幅，已經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了。想到許多有「來歷」的官畫展，從金窟里飽囊而去。我就不禁爲豐先生叫屈。然而，子愷先生絕不肯利用這些關係的。

湘桂撤退，我倉皇逃難，他老人家很爲我着急，幫我介紹沿途交通工具及其他。到了重

慶，我們重行聚首，他非常喜悅，曾經買雞買肉，盛筵爲我接風，陪我吃酒。他說，這些年的，除了不久老朋友聖陶先生來渝，這樣歡喜過，這是第二次了。子愷先生是位素食者，但他的素食並不是爲了「敬佛」，爲了迷信，而是衛生之道。所以，那天，他還陪我吃點葷，他說朋友來時歡喜可以吃點。

當時正是抗戰最險惡的一個階段，敵騎侵入黔境，而子愷先生，這素不表露政治意見的作家却無時不關心戰局。記得我們曾一同去沈仲久老先生處，縱論大勢，他倆的歲數全比我大，而健談却不讓於我。

驟看起來，子愷先生有點道貌岸然，令人不敢親近。其實，相處一久，你就覺得他比青年人更熱情，更活潑，更好玩，甚至有時倒像小孩。他並不因地位年紀而減少讀書的興趣，他眼花了，可是他還要看書，尤其是外國名著；他家裏的人多半還要用英文對話。他是個民主的家長，一家人樂融融的，很少有不快發生。

除了畫畫以外，（在中國是別樹一幟，國畫與西洋畫的混合。）他翻譯和著述了不少有關音樂、美術的藝術理論。此外，他的散文，他的文學的譯品。還有，他曾以林幽的筆名編過開明英文講義（掛名林語堂合編，其實全是豐先生的工作。）以他苦學英文的經驗來編著，怕也是許多讀者所不知道的。

但是，像他這樣的好好先生，像他這樣對時局向不發表意見的作家，也不幸爲官方所注意。他曾經對我講述一段這樣的故事：

在遵義浙江大學教書時，有個專聽他課的青年學生。子愷先生一上課，那青年在台下就忙着記些什麼，對於先生的講述又似乎根本未聽。那時，據豐先生自說，他很生氣，他認爲這學生不可救藥，一問就答得牛頭不對馬嘴。後來，因爲教務長是熟人，才告訴他是政府派來專門監視他的超級學生，他感慨地說：

「這樣來，教授又教得什麼。學生又學得什麼呢？」

對於藝專，他也不滿他們以辦黨的方法來辦教育，憤而不幹了。

子愷先生著譯很多，但在抗戰中，市場上能買到的却絕少，多半停版或絕版的了。我曾經發願爲他整理和編輯一套「緣緣堂叢書」，偏重於文字方面。然而，這叢書編好交給書店，僅僅印出了「藝術與人生」，「藝術學習法及其他」，其餘的就因戰事關係無法再繼續下去了。想着，我總覺得還有遺憾。當子愷先生知道我將爲他編印這套叢書，興奮地來信說：「希望能恢復靠版稅生活，戰後將專門從事寫作和繪畫，不再教書。」去年碰到時，他也說：「抗戰中，看得多要寫的也多，終於沒機會寫，但總把材料記錄在小冊上。戰後，假如不爲生活所迫，一定要多多寫作的。他慫恿我編什誌，他說他可按期寫篇散文或譯點東西，有人迫，才不會懶惰下去。」

勝利後，他就決定住居北平。因爲江南老家全毀於炮火了，要一瓦一木重新建築；同時他的男公子和女公子們，工作和讀書的地點都在北平。他說應該老的去就少的而不該讓少的來就老的了。

他勸我以後也到北平住，他列舉許多住北平的好處。本來我們可以一道來的，沒想他走得這樣急，走他本決定不走的川陝公路。他打算先到江南，憑吊劫後故鄉，看看親戚朋友，預備北上的。可是時局叫他踟躕不前，北方的戈干，業已不是清淨的地方了。他該想不到勝利之後，生活還一樣威迫他不能安心從事寫作罷。

但願豐子愷先生和他家人都健康，但願我能早日和他重見。
我們，不也可在故都，再喝一杯酒？

（卅五年十月二十七日於望天大樓）

（後記：右稿寫竟，獲海上函，知豐氏仍滯滬濱，以時局不寧，將先赴杭州小住，仍執教浙江大學。但余知其居北平之心仍未減，故右稿不擬重寫。十一月初旬某夜再筆）

漫談女同學的修養問題

驛

(三) 儉樸勤勞的品格

在實際生活中，我們常常可以看到許多人，在談話中表現得非常進步，當沒有和他生活在一起時，我們總以為他是進步的優秀份子。可是，假如有機會和他生活或工作在一起的時候，我們却在他的實際生活中發現了許多的缺點，發現了許多和他思想相反的行動。例如有許多人，他讀了許多的書，接受了許多新思想和進步的理論，他自己覺得自己是一個了不起的前進人物，他開口閉口說的都是大套新的東西，可是，在實際生活中，他的行動都處處表現出許多傳統的，舊的壞習慣。他所做的事情是很少和他的理論配合得來的。既然一個人的思想是進步的，為什麼他行動都不進步呢？這還是修養不夠的問題。一個人的修養單注重思想是不夠的，因為思想不能脫離實際的行動，思想是由行動表現出來的，而行動却決定於品格的修養。所以，一個真正求進步的人，除了注意思想的修養外，還應該努力修養他的品格，當然，在女同學的修養問題中，品格的修養也和其他的修養是一樣重要的。

說到品格的修養，最主要的是應該先從自己的生活中着手。在學校生活中，女同學對自己的生活應該有一種正確的態度，應該了解到生活是嚴肅的，艱苦的，而不是混着好玩的，所以，每個人不能抱着馬虎隨便，得過且過的態度。而應該認真嚴肅的，一點也不放鬆腳踏實地的來生活。到學校里來的女同學，無可懷疑的，大家都是家庭環境比較優裕的，每個人過慣了舒適，享樂的姑娘生活，從沒有吃過苦，從沒有辛勤勞苦的工作過。因此，不可否認的，大家是缺少忍苦耐勞，埋頭苦幹的毅力的。多走一點路，就喊腿酸，多晒一會太陽，就

覺得頭痛，工作稍為緊張些，就覺得受不了。因此，大家的生活充滿了羅曼蒂克的色彩，對工作對學習都不認真，只講究物質上的舒服和享受。在這種生活態度下，即使有怎樣進步的思想，有怎樣高超的理論，也不能算為真正的進步。要知道，進步的途上是佈滿荆棘和阻礙的，而且，時代也是極端的艱難困苦的，假如，大家經不起一點波折和磨難，那麼，又怎能隨着時代而進步呢？所以，在實際生活中，從現在起，每一個人應該養成一種忍苦耐勞，儉樸，誠實，認真苦幹的品格，享樂優逸，頹廢散漫的姑娘生活，應該是結束的時候了。

其次，在舊家庭的小圈子生活中容易使人養成一種自私，狹窄，猜忌的性格。八年的失學，我相信在現在許多女同學中，大部份人都多少有這壞習氣的。爲了自私，一個人常常可以做出些對自己有利的而對別人有害的事。爲了自私，一個人常常像古人所說的「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爲」，凡是對自己無利的事，無論如何不幹。而狹窄呢？就是不能容忍，不能謙讓，不能從大處遠處去着想，只要一點小事，就可弄得滿城風雨，雞犬不寧。至於猜忌也是由狹窄和自私而來的，處處以懷疑人的眼光看人，常常嫉忌別人強於自己，由於這些毛病，在學校中，就弄得女同學與女同學間，和女同學與男同學間不能合作，不能互相幫助的去求進步。所以，這些毛病，是現在的女同學應該努力去克服改正的，每一個人應該拿出新女性的精神來，每一個人應養成一種爲公忘私，溫厚寬大，愛已愛人的崇高品格。我們不但要求自己進步，更希望幫助別人進步。爲了公衆的利益，應該忘記個人的私利，對於公衆的事情應該勇敢的，勤勞的負起責任來幹。對於朋友和同學，我們要謙讓，要不計較小錯誤，對別人的不幸，應給以親切的同情，對別人的幸福，不應該眼紅嫉忌，而應該給以誠懇的祝賀。最後我希望每個女同學在自己的品格修養中，要常常記住這樣幾句話：

我愛性命，更愛自由，

我愛自己，更愛人類。



『阿舍』

井梧

阿舍，也無一提起「阿舍」，大家都不曉得是他，所以阿舍的真實姓名，他走過來，也不知道。阿舍的爸爸是一位不大不小的頭家，很有點錢，究竟有多少，阿舍自己似乎也不知道。但看他頭髮梳得光亮，手鏢，戒指，頸鍊，樣樣齊備，有時坐着小汽車來上學，有時騎了一張單車飄然而去，大概他家裏是頗有幾文的。

阿舍的態度看上去是挺有派頭的，說起話來，挺起腰幹，昂着頭，眼睛在看着對方，也看着自己臉上的隆起的鼻樑。比起同伴來，他顯得頗為淵博，老練。一方面他父親來往的朋友都是頭家，他可以聽到許多為別人所沒有聽到的新聞或議論，再一方面呢，他自己也會做過一些時候生意，東北線他常跑，南線，他到過離馬來亞不遠的邊緣地區。各色各樣的人他都見過，什麼人什麼樣對付才不上當，他懂得。尤其重要的是他已經了解了人生的意義，那意義便是發大財做頭家。他時常說：「沒有錢的人，這當然不是一件事容易事。不過他頗為了解，是在外面奔波多年以及屢承父訓而得來的。這當然不是一件容易事。不過他頗為欣慰，從此他對人世間的一切事都有一個判斷的標準，這標準便是對他有利呢？或是不利？有利就是好的，不利的事，他自信是不會上圈套的。因此一些新朋友對他都有利呢？或是不利？自己也暗中高興。

初到學校來他很歡喜。「阿舍是中學生了！」「阿舍！你的前途遠大！」他的鄰人，親戚見着他，都伸出大姆指。不過他自己却有點胆怯。第一堂上課，他看見那末多的同學，還有不少打扮得很好看的就坐在自己傍邊的女同學，身上就像有毛虫爬。「她們會不會笑我呢？」他無端的懷疑起來，坐在位子上就感覺着怪不舒服。他右邊的一位瘦瘦矮矮個子向他呆呆地望一眼，好像窺透他心思似的，他臉紅了，心裏就罵了起來「媽的！矮鬼！」坐在他前面的同學都規規距距的坐着挺直了身子聽先生講書，矮鬼也呆呆的望着先生了。他笑別人真傻

這樣認真，就好像聽完以後就可發一筆大財似的。他曉得聽與不聽都沒有什麼大的關係，於是他就研究前後左右的同學，有的高一點，可是坐在中間的一位，臉上好像有了麻子，他不覺掃地的王二。女同學中有幾個倒是不錯，一個長着一對圓圓的眼睛，女同學以外，一個也暗笑起來，於是他便懶懶地半躺在椅子上，除了一個長着一對圓圓的眼睛，女同學以外，一個也緊站起來向先生行禮，他勉強欠一欠屁股。他會講令人大笑的話，見到脾氣好一點的先生上課，他敢於提出大胆的問題來，比如上歷史課講到三國的時候，他就說劉備是豬頭猿身，因為三國演義上說過劉備兩耳垂肩，手長過膝，那末大的耳朵，當然是豬，那末長的手當然是猿。同學覺着他說的話有趣，便都歡喜他。他能夠分出高下，矮胖子，因為大家都歡喜看潮洲戲，鬧得很親熱。對於一般同學態度，他能夠分出高下，矮胖子，因為大家都歡喜看客氣，他說：「我們是一家人哪！」個子矮小一點的，或者老實一點的同學，他就非常們面前擺架子或者拿他們開玩笑，他不覺得這樣不對。「我是你的老大哥！」當對方生氣的時候，他就這麼說。

班選舉級長了，高頸子，矮胖子一遞一聲叫着：「選舉阿舍！」阿舍能幹！別人看他們來勢汹汹，有些人也覺着阿舍見過大世面，大概不錯，也就不反對。阿舍獲選了。同時那個睜着一對圓眼的小孫也被選做幹事。阿舍心房的跳動，就像一個被敲打着的大鼓一樣。「我是級長，她是我的部下，這下子可……」阿舍正在想的時候，矮鬼小王突然提議請級長說話，大家一陣鼓掌，阿舍望小孫一眼，小孫也在鼓掌，於是他就壯着胆子走上提議請級長說話，大家一陣鼓掌，諸位大家推小孫做級長，恩（口旁）小孫一定為諸位大家奮鬥，把事做好。恩（口旁）幾位幹事大家一定也會指教小弟，恩（口旁）小弟一定為諸位大家奮鬥，把事做好。恩（口旁）請原諒！」阿舍下了台，大家又鼓掌，今天沒有準備，講得不好，諸位大家，恩（口旁）請原諒！」阿舍下了台，大家又鼓掌，他偷望小孫，小孫也正在望他，大家臉一紅，便低下頭來。書一丟，走向飯廳去，裝好飯望着放肉

的盤子傍邊坐下去。別人還沒有來，他已經等得不耐煩了，拿起筷子夾了一塊肉，便望裏送了一面，嚼着，一面神情恍惚的想着小孫的臉龐。等到同學到齊，他已吃了三塊肉，一大塊魚了。同桌的小王說他不對，阿舍氣起來，風捲殘雲似的把一整肉統統吃光了。魚呢，他也把牠吃得只剩一對白眼珠。平時他還夾兩筷子青菜裝樣子，今天他一筷也不吃，大家都向他瞪着眼，他也不理。吃完了菜，喝了幾調羹湯，把還剩有許多飯的碗向桌上一放，抹抹嘴說：「吃不飽，到販賣部吃牛油麵包去！」於是昂着頭走了。

阿舍是最愛國的。別人感嘆地說國內鬧飢荒，大批人過番到暹羅來了。他說不對，中國是四強之一，怎麼會鬧飢荒？過番客是來幫助暹羅，人開發富源的。報上說美國貨在中國大量傾銷，工廠都倒閉了。他說這是我們富有的現象，「有錢的人還要自己做東西用嗎？紅毛做，我們用，多舒服！」同時他也相信，中國貨一定比紅毛好，因為「我們是文明古國啦！他時常痛罵暹羅人，說他們不中用：「街上的大舖子都是我們中國人開的，暹羅人只會做小偷。」

大清楚祖國究竟是怎麼樣好！阿舍時常這樣教訓別的同學。阿舍雖然愛祖國，但似乎也不下課便在黑板上畫了一頭豬，一個人拿刀在殺。怎麼連祖國首都都不知道！阿舍氣極了，下了課便在他說了，同時譏笑他道：「你是番人罷？怎麼連祖國首都都不知道！阿舍氣極了，道：「那末廣府人呢？」阿舍罵海南人只會殺豬，也就等於罵他只會殺豬。小王裝不懂，問他：「客人？一天死兩個，幾天就死光了。上海人更不值得提，他們只會把樹鋸成板，把板釘成桌子，什麼都不懂！」潮州人最了不起？「當然哪！你看我們大潮州有多少？嚇，要不是潮州人，你們能住得下去！」潮州在那一省呢？「小王曉得他不知道，又追問一句。潮州在中國！這有什麼可問的！還是去殺豬吧！」阿舍得意洋洋的走開了。

阿舍一向是以天才自命的，雖然他在班上不是那樣都比人好。不過這對他的朋友並無損害。假如有人在他面前說某人球打得真好！他就說：「嚇，這有甚麼了不起我的朋友比他打

得更好呢！——但如果有——一件事使得他有機會「放大砲」——他一定是放鬆的，而且寫得不錯。使聽的人把他當成神一樣看待。比如說國文的金先生，有一次誇讚他的，而且寫得不錯。比如下課以後，他向長頸子矮胖子說：「我將來打算做一個文學家，多書不多呢。」阿舍魯迅的秋夜，比巴金的甚麼「家」，張恨水的啼笑姻緣，還有甚麼三笑姻緣，多得很少呢。」阿舍魯迅的秋夜，心裡已經相信自己是文學家了。首級就骨碌碌地滾去一邊。怎樣手一舉就拔起一棵大樹。正說着他們，已走到白光場去了。籃球場是上正有幾個同學圍成一個半圓形在投籃。阿舍平時不大上球場的，這上球場，這球場就是他的世界，球要永遠在他手中，他才覺得高興。阿舍平時不大上球場的，這上球場，這球場就是籃前呆地望着一個同學投籃，他覺得好笑，於是他便一個箭步，竄到他上球場，這球場就是中綉球的樣子，把球拍兩下，然後又一個鷓鴣子翻身，把球丟進籃去。球還沒有落地，他又將球搶到手。搶球看阿舍玩得高興，也圍到籃下來搶球。你一隻餓虎撲羊，我一個海底撈月，把球搶來搶去。原來站在籃傍的順着次序投籃的同學，一個球也拿不到，便只好走着。阿舍看他們打就要搶，誰耐煩！阿舍底下晒着等！——別看奈何他們不得，便只好走着。阿舍看他們走散了，興趣似乎減了，便拿着手絹擦着汗，站在一邊說道：「這些人真奇怪，打球不要順次序！」矮胖子道：「當然是啊，有些汽車不搶，好位子不給別人坐去了？別人真奇怪，打球不要順這些！」阿舍說：「當然哪，上汽車不搶，好位子不給別人坐去了？別人真奇怪，打球不要順不是一樣？」我坐公共汽車已經悶死了，還要叫我坐不到位子，那怎麼！長頸子說：「先正說着，球落在他傍邊（未完），他便飛起一脚，把球踢向半天空，於是大家就把藍球當做足球踢起來了。」

天 明

丁 香

風吹，草低
 牛羊的豪笑
 平添了，牧人的興緻。
 肩上，橫起了
 長笛，吹出
 自由的心田裡
 藏着的
 快樂和喜愛。

興奮的寫下
 單調的景物中
 新增的一片生趣。
 布衣，菜根，
 莊稼的赤臂
 農家樂，呈現
 樸素的風味
 額角上，酸汗啊
 淌着，淌着——
 辛勞後的慰藉
 看；稻禾長大了
 金黃色

今年
 是大好的收成年呀！
 高歌，歡騰
 驕傲的傻笑，
 你們，新的一代
 活起來，活起來
 活得自由與豪放，
 看明白，
 太陽的外圈
 寫着
 世界是你們的！

上海的學生在做些甚麼？

本刊駐上海
特約通訊員

程煜

訪學生日報社並記座談會

今天（星期日）學生日報社召開學生座談會，記者就趁此機會拜訪一下這素被稱頌的學生喉舌。

「學生日報」——在威海衛路上有這麼四個殷紅的草寫大字，受了好奇心驅使先在門口繞上一圈，有幾個學生正在仰頭閱讀壁報。正中一張長桌，桌上有二束鮮花，壁兩邊有十來份本埠各報——這簡陋清潔的佈置給記者第一個好的印象。

時間當然還早得很，於是編輯部負責人B君（座談會主席）和我很熟悉地談起來。

記者：聽說貴報要增加篇幅，有否此事？

我以這平庸的一句作為進攻的開始。

B君：有，而且這事我們已經徵求過諸同學的意見，預備在明年出二小張。

記者：貴報現在每日銷數約有多少？

B君：五千份左右，但是其中有一點倒值得注意：外埠的購買力比本埠強，尤其是

北平，天津。不是自誇，民國日報，中華時報，僑聲報，東南日報……就是立報也都給我們趕上了。

他一邊說一邊揮動右手，大約是要加強意思的表達。

你們一定要奇怪：怎麼本埠的銷路倒不及外埠，當記者聽到這回答時亦如「晴天霹靂」，細細一想也「冰消釋然」沒有什麼大道理。

記者：有的學校因為貴報登載了些與他們不利的消息，立即飭令學生不准閱讀，先生對此意下如何？

現在上海有許多學校裡正鬧着這一問題，所以特地把它提出來，探詢他們本身對此事的觀察。

B君：是的，像省立上中，民光中學（此校或有錯誤）……等校，他們就是一個良好的實例，實在我們的消息都是從他們自己校內通訊員那裡得來的，怎麼會錯！而且

學生所以揭曉校方陰背處，乃是希望校方誠懇地接受批評，指導，而改正已往的一切錯誤，試想：那一個學生不要自己的學校「蒸蒸日上」！但是這些都被他們曲解了。

對於此事B君「慷慨陳詞」，記者也非常憐惜學校當局所實行的下策。

記得好許多日子報上有一則學校新聞，大意說省立上中訓導處出佈告聲明，凡是本校學生來往信件必須經過檢查。誠然，看了它每一個學生都會感覺到：「這學校太不民主了！太獨裁了！」或許它就是造成禁閱的主要因素。

記者：先生覺得貴報的篇幅分得均勻否？尤其是時事方面？

記者把問題轉個一百八十度，而且意見更集中一點。

B君：這一點我們也感覺到，不過也有苦衷假如篇幅一增一定要有個立場，而且對國家行政必加以評論，於是各色帽子都會替你戴上來。因此還是多談些學生範圍以內的事安穩點。

確實，不要說是一張報紙，就是一個學生校方也時常會給你帶上一頂帽子，說什麼

：「××黨啦！×××啦！」

記者：貴報經濟情形如何？

每一張報紙都有他們的立場，都有他們的作風，都有他們的目的，所以大家對它時有幻想：有否因為受經濟操縱而改却初衷變成「×辦」的呢！

B君：困難得很。我們辦報的目的乃是替同學說話，所以第一是不受任何方面的津貼，極力避免操縱而把立場偏左或偏右。

他好像知道記者的意思「對症下藥」。

「我們歡迎各校刊物借我們的園地，刊載他們自己選定的稿子，藉此可以溝通更深一層的友誼。

談話之中他有着這末誠懇的一句。

我很快樂因為今天的拜訪而得到許多材料。

× × × × ×

座談會出席的有滬江、東吳、聖約翰、大同、光華、中國新專、民治新專、中華職業、中華工商、滬新、中正、東南等校同學，另外還有幾個是編輯部裏的。

主席（B君）：「我們遠在一月以前就

有這一個動機，祇因受許多客觀條件的限制，直延到今天才舉行，我們很高興在這次座談中能夠有各位同學熱烈的參加，今天我們所要討論的目的是「怎樣組織學生自治會」？爲了討論時使意見集中一點起見，先擬就一個討論大綱，各位如有其他高見，更希望發表。」

座談會在這簡潔的幾句之下就開始了。

「學校要不要有學生自治會的組織？」

每一個學校的同學按座次相繼發言，都認爲「絕對需要」，不過理由略有不同：

約大：「書本上所得到的，是死的，假如學校裡有了學生自治會的組織，學生可以負起各種工作的責任而得到些近於現實的東西，同時，還可以培養同學自治的能力。」

中正：「因爲自治會是由羣衆組織而成，所以有團體的力量，可與一切反民主的、黑暗的、卑鄙的抗爭！」

其中有二位同學感慨地：

「學校裡對這門壓根兒就完全反對，你若真組織他就先來一個記過，開除。」

「學校裏利用「功課政策」把我們壓得

緊緊的，明天不是背書，默書，就是交習題，測驗，每天總有這末好幾樣，直悶得透不過氣。」

這話語是多麼感動人呀！我直咒念學校：「你們把學生壓得太厲害了，要知道壓力愈大反抗力就愈強，必然的，總有這末一天的來臨。」

「現在一般學生自治會的優劣點是什麼？」

關於這問題記者們都一致感覺到：現在一般學校都沒有自治會的組織，原因是校方不允許學生有團體的活動；另外是同學自己本身還不十分明瞭它的意義；其他少數各校雖有這一組織也多爲校方所控制，它的負責同學也多爲校方所「圈定」。這樣沒生命的組織，那裡還談得上優點？

既然只有缺點存在，應該怎樣去對付？

民治新專：「利用輿論的力量，先喚起學生對自治會的認識，使他們明瞭自治會的必要，既然明白了這種需要，必然地會自動發起，到那時即令學校當局不允許，也就抵不住這種學生團體自發的力量了。」

大家贊成他的說法，要報上以後多登幾篇文章代為鼓勵。討論得最熱烈的一個問題是「理想中的學生自治會是怎樣的？」

理想學治會的職員產生方法，當然必須是要合乎民主方式的：

由各級同學自動參加為候選人，定期公開發表競選演說，然後再由全體同學投票決定。

「由各級會選出級代表為學治會執行委員會候選人，再由全體同學普選，選出執行委員，其中票數最多者當為自治會主席。」

「由各級選出候選人及級代表，候選人為執行委員，主席則由執行委員投票決定；級代表另組級代表會，為自治會之立法機關，通過執行委員會之一切計劃及方案，並監督自治會之執行。」

上面三種主張雖然彼此分歧，然擁護者各有其人，照大體上說都適合民主方式。

「理想的學治會除了總務康樂學術三方面外，還必須加服務與聯絡兩股。」東吳同學提議的。他有一大堆獲得別人同情的理由和事實。

「理想的學治會並不是與學校互不相容

的團體，所以學治會開會時可以允許校方師長列席，同時學校校務會議學生也可以派代表參加發表意見，如校方無理收費，學治會可以過問或提出抗議。」

「理想的學治會還必須經常與其他學校的學治會聯絡，以保持密切的關係，如球類比賽，演劇等。」

這許多寶貴的意見，這裡特此把它提出來，要是你們還沒有自治會的組織，可以照它做去，絕對能夠適應你們的要求，甚至還會超出呢！！

天黑慙慙地，座談會才開始草草結束。B君立在門口，滿口連呼：「謝謝！謝謝！」

我走出報社，寒風很勁疾地當頭吹來，怪冷呢！

最後，告訴你：「祖國的學生正處於陰暗的一隅，在那裏沒有自由可言，但是他們不怕，還拼命地戰鬥着；在重壓之下仍抽出些時間，來匯集着相互討論，上面就是實例。而你呢？跟得上嗎？」

(完) 十二月十四日寄 上海



長生不老

(衛生漫談)

蕭英

看到上面幾個字，大家一定奇怪，明明人到了相當的年齡一定會老，且會病死，那兒會有長生不老的笑話事情騙人，長生不老既然是不可能事，倒不如積極的說，我們的壽命要如何才能比別人活得較長來得合適些。

要壽命長，我們首先不得不在衣、食、住、行、各方面下些工夫注意衛生，在環境及經濟條件允許之下，言、行、一致的遵守。我們應當先認識清楚甚麼是衛生學，爲甚麼我們要去研究它，它對我們的生活有什麼關係？

中國人，向被外國人蔑視爲三等民族，不懂得甚麼是衛生。這因爲中國人百分之八十以上是文盲的原故。教育不普遍，文化水準低，人民沒有好好地受過衛生教育，沒有衛生的普通常識，以致身體趨向衰弱病態。過去我們被人稱爲「病夫」「鴉片鬼」，一直到現在，這種觀念依然存在外國人的觀感裡。在國外我們華僑被他們政府劃定住的區域，抗戰前在上海，只要跨進租界線就可看出大大分別，中國地界比任何租界骯髒些，房不屋整齊不算，街頭巷角到處是拉圾堆，

糞堆，髒到臭氣冲天！有的租界公園門口竟有掛出一中國人及狗不准進去的招牌！在香港，過去中國人同印度人一樣不能登頭等電車，因爲甚麼呢？誰都可以馬上回答：「中國人不守公共衛生」隨地吐痰及噴鼻涕，這種可恥的蔑視，由少數人的行爲無形中降低了我們在國際上地位，的確是令人痛心的事。由於我們日常生活，衣、食、住、行，各方面缺少衛生常識使我們身體的健康成了問題，影响到整個民族，而一個不健全的民族一定不能組成一個健全的國家的。

由於種族的區別，西方人的體格要比我們東方人高大，再加上他們的衛生水準高，工業發達，醫學科學化，人民生活享受條件合理齊全的情形之下，他們佔了優勢！他們的壽命無疑比我們東方人長，比我們身體健康，因爲他們知道如何享受生活，利用從正

當享受所得到的快樂來做增進身心愉快的一種工具，所以他們多數已上了年紀，但精神却遠超過我們青年人，他們事業開端在五歲，年到五十仍朝氣可佩的不肯稱老，我們東方人却在早婚習氣下，卅歲時早就成了幾個孩子的父親了。爲了家庭的拖累，生活的重担，人不但已是少年老成，衰弱蒼老，失去了健康體魄。人的健康一喪失，則如同一顆禿着枝的樹，若不經春的再來及水的灌溉，則永不會再重生春綠嫩葉，換句話說我們失去了健康，也等於失去了人生真正的幸福！

爲着要普遍提高衛生常識，爲着要壽命活比人家長，爲着整個民族國家着想，我們已看出衛生的意義及重要，使我們不得不進一步的去認識衛生，尤其在這疾病遍處是熱帶佛國裡，衛生設備較落后的地方，我們的生命更無保障，疾病率及死亡率比戰前更高，我們更加要積極的研究衛生，俗話告訴我們「錢能買藥品，但絕不能買回那已喪失了的的健康。」任何事業皆以健康作基礎！

衛生學在積極方面意義乃研究如何保健全體的安全及預防疾病的侵患，在消積方面意義乃在發生疾病時應如何去處理及治療。歐美各國多數已採取積極方面的步驟，所以

他們爲人民多擁有種種科學化的保健設備，而爲我國目前所不能及的。

衛生分兩大類，第一是個人衛生，第二是公共衛生。由個人衛生還發展到家庭衛生，學校衛生，環境衛生，公共衛生共五大類別。

個人衛生應遵守的基本條件列表如下：

（一）飲食有定時，注意食物中營養分配適當。

（二）每日多吃青菜，水菓及多喝冷開水。

（三）每天應有一次大便，最好能養成有一定的時間。

（四）每天應有六至八小時的睡眠時間，小孩則十小時。

（五）飯前後必洗手，并注意修剪指甲。

（六）每天應作適當的戶外運動一次。

（七）不用公共飲食器具及盥洗器具以防傳染病。

（八）打噴嚏及咳嗽時要用手帕蒙蓋口鼻，更不應隨地吐痰。

（九）不在太強烈或太暗燈光下看書寫字。

（十）不與有傳染病之病人來往，一直到其傳染期已過。

（十一）注意心理衛生。



四個謎語

一 勒味作

(暹羅民間故事)

老奴和愛妻，不要信任他們

——古暹諺

在許久以前的黃金時代，有一個年青而漂亮的皇帝，他非常喜歡女人，差不多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和宮女們作伴上。並且有人說，她們靈活的姿態和婀娜的身體，不但控制了他全部的感覺，和像軟絲般把牠們捆起來。而且真的，他像許多人樣的簡直是崇拜他們。他極端信任女人，若有人在他面前說女人的壞話，他一定嚴重的懲治他！

有一天，皇帝帶了一班漂亮的宮女作伴，騎馬到離京城不遠的樹林去。當他在樹林的小徑上馳聘時，偶然看到一個男子和他年青而漂亮的妻子，正在離開樹林空地不遠的矮叢林裡面打柴。他想知道如果能探問他們生活的苦樂，定能給他很大的興趣，因此他着隊伍停止，在樹蔭底下下馬，並命令從人把那對夫妻帶過來。他們走到皇帝面前跪下，皇帝便問那丈夫是做什么事過活的。樵夫答覆說他正如皇上所見，他們夫婦是依靠打柴生

(十二) 按時施行預防注射，及定期健康檢查。如眼睛有砂眼否？牙齒有壞的應修補或拔去，有無慢性疾病，神經衰弱等。

(A) 每年春夏應注射預防傷寒一次，曾經有傷寒病者不必。

(B) 每兩年種一次牛痘。

(C) 霍亂、白喉、猩紅熱、腦膜炎預防注射可再與醫生商酌在需要時施行。

在這十二條個人衛生應遵守之條件裡可以看出衛生對我們日常生活各方面有着很密切的關係，要壽命長及永遠年青，必須先將這基本十二條件先做到，鍛鍊成一種習慣去遵守，使身體健康，避免疾病的侵害，在曼谷目前，我們大家都會感到公共衛生管理及設備尚差，對傳染病尚未有積極方法來控制，每逢氣候的轉變及傳染病蔓延，死亡率非常高，而佔曼谷人口三分之二以上，是我們華僑，供應我們華僑用的醫院及衛生設備可說還不夠！故對此死亡率的減低，直接簡接我們都負有相當的責任。要是我們能好好將個人衛生條件嚴格遵守，無形中我們也增進了自己體魄的健康，幫忙了當地政府，對自己也省了許多人力和財力！

活的。
皇帝問道：「你這種工作能夠賺足夠的錢生活麼？」

那丈夫答道：「是的，陛下。」

「你是一點點，陛下。」

「你剩下的錢是怎樣花用的呢？」

那男子聽了這問題，想了一下答道：「陛下，我把家庭內簡單的費用開銷後所剩下的錢分做四份。第一份我把牠埋在地下；第二份我把牠還給債主；第三份我拋在河裏；第四份即是那最後一份我送給我的敵人。」

對於這一種意料不到的答覆，皇帝睜開眼睛釘着那伏在他面前，一動也不動的人，他立刻明白，這是用謎語方式說的，並且是非常巧妙的謎語；他命令那人把謎語的答案告訴他，因為他亦想有時用用。那丈夫答應了，只要求皇帝命令他的臣下走開。當她們都離開後，他便說出以下的話：「那埋在地下的錢，就是我在做慈善事業的錢。」

「那我還給債主的錢，便是我養活父親和母親的費用，因為我所有的東西都是欠他的。」

們的。

「那我拋在河裡的錢，是花在賭博，飲酒和吸鴉片上面。」

「那我給敵人的錢，便是我交給妻子的錢。」

皇帝把他的答案都記錄下來，小心的把牠們再讀讀，然後對那樵夫說：

「開始的三個答案，很使我高興，但是第四個我非常的反對，因為我不願聽到一個反對女人的字眼。你說得出，或甚至到有這樣的罪惡思想是錯誤的。」

後來他命令從人——連那妻子——一起靠攏來，再對那樵夫說：

「這四個謎語的秘密，你一定得保守秘密，無論在什麼情形之下，都不能說出那答案。如果你告訴別人，我將要把你判無期徒刑終身關起來。」

皇帝說完了，離開了樹蔭下的座位，集合了隊伍，上騎到京城去，一路上他在考慮樵夫所告訴他的謎語。到皇宮後，他命令把謎語抄起來，並且着人向民衆宣佈，若人有能全部正確的解答這四個謎語，他可以得到一塊像甜瓜般大的黃金做獎品。因為他想到驗國民的智力和想像力。（下期續完）



牛郎織女的故事

廬溪

花茂好，月長圓，天上人間一綫牽。
海可枯，石可爛，牛郎織女情不斷。

在鄉村裡，老百姓最恨的是烏鴉，差不多只要它開口一叫，就會被婦女們指罵，甚至連正耕田的農夫，也會停下鋤頭，向老鴉吐一口痰，一聲：「你倒霉的，百無禁忌！」

鄉下也有一種搶人喜歡的鳥，那就是喜鵲。喜鵲開口，真是皆大歡喜，連一向愛罵人的嗩舌婦，也會說幾句好話，甚麼「喜報高陞」呀！「有喜有喜了」呀……之類。

十四歲那一年，我好奇的問祖母：

「烏鴉怎麼的遭人罵？喜鵲怎麼叫人喜歡呢？」祖母聽我這一問大大的笑起來：

「孩子，你連這個也不曉得，來來，坐下，我講給你聽吧！」那是月明之夜，我就坐在祖母的身旁聽她講將起來：

「烏鴉口不甘淨，却有直性子，它專門告訴人家一些不幸的事情，喜鵲呢？花言巧語，怪事不說，專門給人家報喜，討好，所以鄉裡人大家都喜歡它。」

「祖母你也喜歡花言巧語嗎？」我這樣問，祖母你驚的拍了我一巴掌。

「好利害，好孩子，喜鵲做了一件好事，你曉得嗎？」我搖頭，祖母右手指着天上的星星。

「你看，那就是一條天河（即銀河），右邊那顆明亮的星是牛郎，左邊那顆藍色是女織。」

「牛郎是一個頑皮的孩子，家裡養的老牛是它頂好的朋友，他用了一付角護送牛郎上了天，到了天上，碰上了終日織布的織女，他們倆個就結成鴛鴦。」祖母吸了一口氣：「唉，玉母娘娘也太狠心，看不慣他們一天到晚談情說愛，玩笑偷懶，就怒氣衝衝，從頭上取下一枝金簪，往天一劃，就成了一道天河，把牛郎織女永遠分開。」我也非常可惜，問祖母：

「王母娘娘真壞：祖母，喜鵲是怎麼回事？」

「孩子，你真是個急性子，這樣的，王母娘娘一怒之下，劃了這一道天河，她心頭也非常難過，馬上去叫喜鵲去投個信，以後讓她（他）們七天見面一次。那曉得喜鵲也是一個急性子，沒聽清楚話就飛到牛郎織女那邊去報信，叫他們每年七月七日見面一次，這一來，錯報消息非同小可，却害了牛郎織女一輩子。喜鵲回家想起，實在對不起人，當時除了發誓再不給人家錯報消息外，到了每年七月七日的晚上，叫地上所有的喜鵲到

天上去搭成一座橋樑，讓牛郎織女相會，每到七月七日，地下就沒有喜鵲了！……喜鵲有這點良心，到現在，就是花言巧語，也將功折罪，鄉下人才原諒了喜鵲了。」

這是一個多麼美麗的故事，可是這裡啓示人們幾多辛酸，多少地下的牛郎過着空苦的日子，討不起媳婦，娶不起親：（只有老牛才是他的親人）當他躺在野地裡，想想身世，想想家庭，除了在夢裏，在幻想裏去找安慰，還有甚麼呢！牛郎，就是一個喜歡幻想的孩子。

織女就在天上，一天到晚忙着織布，寂寞芳心，偏巧碰上潑辣的姑娘，硬想從他身上打主意，希望織女嫁一個財主人家，叫他可以坐享清福，那曉得碰上一個牛郎却是一個窮子，娘娘大之怒後，把這一對天作之合的青年男女分兩道，造成天上人間永遠的悲劇。

王母娘娘不是好人，專門欺侮弱女，織女是一個可憐的孩子，在天上，飽受了辛酸，寂寞，我寫到這裡，不禁爲牛郎織女嘆息。



顏色和你的關係

(心理漫談)

林霜

白天是顏色的世界，整個宇宙都渲染着各種色彩。人的生活脫不了顏色的配合，怎樣去配合，是按照各人的喜愛不同，有人喜歡紅，有人喜歡綠，鄉下大姑娘喜歡大紅大綠，城市小姐看來覺得很不調和。其實顏色的選擇，很能代表個性的，美國心理學家曾經加以多次的測驗，得到了一個比較準確的結論，現在我介紹給「華僑學生」的讀者。你們可以從顏色的喜歡上去選擇你們的伙夥，朋友或愛人。那種人的性格是最合你自己的。

鮮紅——喜歡熱鬧，容易興奮，認真真，好管閒事，不認輸，不求人，不懂思索，性急，好聞，好爭辯，神經緊張，不慣安定，有決心，記仇恨，喜人誇獎，不甘落後，盛極一時，虛榮心重，是個熱鬧場中的主角。粉紅——不耐煩，不能吃苦，和氣，愛情熱烈，很少主張，愛裝飾，好幻想，不擇信仰。

淺黃——是個好好先生，愛莊重的，多夢想，判斷力薄弱，動作遲緩，喜聽甜言蜜語，朝秦暮楚，說話不得要領，沒有積極的人生觀，不能自告奮勇，容忍性大，沒有一定的信仰，不能担任繁重的工作，是個聽指揮的忠僕。

橙黃——喜新厭舊，常懷希望，不肯致慮，心境愉快，歡樂，能夠幫助不相干的人，能夠安慰和鼓勵別人，喜歡回憶，有同情心，好名利，作事能成功，是個心理學的愛好者，可能成爲外交家，但不是個良好政治家。

綠色——悠然和諧，絕對自信，喜愛古典、音樂、美術、文學，沒有家庭觀念，不愛談私事，明辨是非，愛新鮮活潑，朝氣蓬勃，實實在在深謀遠慮，有偉大的懷抱，但決不讓人侮辱的，愛大自然，好旅行，有優越的技巧，有特異的奇才，不喜形式上的來往，而重心靈上的溝通者，是個著作家，勞心者，或冒險家。

深藍——沉着不欲戰鬥，沮喪，無決斷力，徒空想而不實行，保守性，懷疑，機警，儉僕，清潔，喜獨居，自命清高，交際叙會不感興趣，與人不羣，很能操理家務，適宜當老板，不宜當伙計和下屬，自愛而不吹毛求疵。

淺藍——愛幽靜，有欣賞能力，有詩意，愛聽音樂，多愁，夢想，坦白，和靄，真誠，簡樸，不事誇張，愛雅緻，胸懷暢達，不務虛榮，誠實可靠，信仰宗教，尊重人家，沉默寡言，意志堅定，悠然自在，志趣崇高，是設計家，深謀遠慮者。

紫色——精神頹唐，性情乖張，作奇弄怪，易變夢幻，慕虛榮，喜受人注意，不誠意，

無主觀，容易灰心，命運論者，氣概不大，反覆無常，徒有慾望而無志向，好復仇，缺乏同情，妬忌。

淡紫——孤獨，感覺渺茫，幻夢，不願負責，浪漫，厭棄塵世，善忘，有良心而無勇氣，有盼望，有計劃，而無毅力，多愁，多病甯靜，機警，易感，有騷人吟士的豐采。

棕色——不屈不撓，強硬的，理智重於感情，肯幹，不誇張，是個好助手，不是個設計家，是實現主義者，眼光不遠大，善於治家和經商，公平，愛財富，苛求而謙恭，有欣賞力，不願被人批評。

深灰色——刻薄，陰險，壞疑，不尊重他人，虛偽，冷淡，沒有生趣，不懂藝術，頭腦頑固，妬忌，自作聰明，自命不凡，神秘的，裹足不前，貪婪，拜金，假誠假意，個人主義。

一個人不是單喜歡一種顏色的，所以他的性情是多方面的，如何去測定他，要靠我們自己多方觀察。



話童

凱旋門

(連載)

賀宜

七、用膏藥封住嘴巴

老百姓用褲子帶把肚皮縛得很緊。他們現在變成很漂亮的動物。腦袋很大，肚子像破書包，腿子像掃帚一般，他們的衣服都破碎了，像腳帶般的纏在身上。

得響，因為給警察聽見了，就要把他們送到

囚牢裡去。

但是他們雖然講得很輕，特務警察的耳朵却像狗一樣靈便，他們聽見老百姓在講：

「我們不要戰爭！」

「戰爭對我們有什麼好處？我們的兒子和丈夫都戰死了！我們一些也得不到什麼。我們所有的，只有飢餓和寒冷！我們要活不下去了。」

「把軍隊調回來！阿華國是永遠不會屈服的！」

「這種戰爭我們一些也沒有好處！我們現在要被戰爭累死了！」
特務警察的頭腦跑到大元帥的面舉手前

行了一個敬禮說：

「報告大元帥，卑職要請示，全國的監獄，連新造的四百座獄，統統已經客滿了，但是批評戰爭的罪犯天天都有，街頭和屋子裡，全是嗤嗤察察（口旁）的聲音。老百姓都在發的滿意不言論。他們全咀咒戰爭。請問：我們應該用什麼辦法抑止這種危險的言論呢？」

大元帥生氣道：

「王八蛋！我養活了你們這批飯桶，要你們做什麼事的呢？你們自己一點主意都不打算！」

頭腦惶恐地說道：

「是！是！卑職該死！」

大元帥發命令道：「現在，全國的老百姓，必須在特務警察監視之下，用膏藥封住他們的嘴巴，只准在吃飯的時候，揭去一會兒。如果有誰拒絕死！這辦法，就證明他是叛逆，要當場把他處死！」

大元帥宣佈了「封口政策」之後，全國各地立刻嚴厲施行。

現在，有趣的景象發生了！

街上，所有的人，低着腦袋走，大家不發一言。他們的嘴巴上全貼了大膏藥，朋友

們見面時候，並不用「你好啊」這種話，只是用鼻音招呼：「你啊」：「這話，只

是用鼻音招呼：「你啊」：「這話，只

是貼膏藥的緣故，非常煩惱，他們的鬚鬚，爲

了貼膏藥的緣故，非常煩惱，他們的鬚鬚，爲

倒很有趣，因爲他們要咳嗽！

「啊咳……」

「啊咳……」

「啊咳……」

「啊咳……」

「啊咳……」

「啊咳……」

「啊咳……」

「啊咳……」

「啊咳……」

「啊咳……」

「啊咳……」

「啊咳……」

「啊咳……」

孔笑得像獅屁股。一個蒼蠅也很高興地飛到他的鬚鬚上來跳舞，但是大元帥不要看蒼蠅跳舞，所以打了一個很響的噴嚏：「不要看蒼蠅！」

八 秘密的集會

很冷落的地方，有一座又窄又髒的屋子。

好幾個米國老百姓偷偷摸摸地溜進這

間屋子裡去，好像他們是去偷什麼東西的。

不到這裏沒有大元帥的特務警察，他們注意

不到這個地方。

老百姓一溜進這個屋子，大家就搖着大

腦袋，一邊把瘦得像錐子般的屁股坐在凳子上。

大家要開會，這是一個秘密的會議。

大家揭去了嘴巴上的膏藥，爽快快地

嘆一口氣。這有好幾種人：工人，農民，

傷兵，婦女，老頭子，老太婆……等等。

大家推出一個主席。

那主席的頭頸很長，簡直像一只長頸鹿

天，他站起來，低着腦袋說道：「各位！最近幾

天，他站起來，低着腦袋說道：「各位！最近幾

天，他站起來，低着腦袋說道：「各位！最近幾

天，他站起來，低着腦袋說道：「各位！最近幾

天，他站起來，低着腦袋說道：「各位！最近幾

天，他站起來，低着腦袋說道：「各位！最近幾

天，他站起來，低着腦袋說道：「各位！最近幾

團體的人數更加多了。阿華國屢次失利，兵士傷亡已不知多少，所以兵士們反戰的思想也越濃厚。……

到了！現在大元帥他們這批惡鬼的末日快要到，劫掠原料，獲得廉價的工人，所以不惜把我們的一切自由幸福剝奪，送無數的同胞去充炮灰。他們把我們的血，都拿去充飽了。凱旋門之用，但是我們快要餓死了！我們差不多都是失業的人！同志們！如果我們決意要重光，恢復自由幸福，那也不難，我們只要立明，恢復自由幸福，那也不難，我們只要立即打倒大元帥，財政大臣和木偶似的蘿蔔乾皇帝就行了！現在我們的時候到了！

倒靄得很；主席的腦袋在天花板上撞了一下。崩！

主席摸着腦袋說：「諸位覺得怎樣呢？」

大家回答道：「主席同志，你的話很對！」

「可不是嗎？爲了這個害人的凱旋門，大家都被迫着輸血！大家都挨餓的，有的已經

二三天沒有東西吃了！米米國着老鼠和蒼蠅也差不多快要絕跡了！

爲什麼老鼠和蒼蠅要絕跡呢？

因爲，這些都變或餓肚子人們的食糧了。唉，在餓肚子時候，簡直連狗糞都是好吃的東西啊！

現在，大家的肚子都在咕嚕咕嚕的响着。工人一邊束他的褲子帶，一邊哼道：

「唉！我們再也不能延緩了！如果我們不馬上弄死這種害人的東西，我們就要被他抽血抽死！我們要馬上發動我們的革命！我提議我們立即先去破壞軍火庫，讓他們再也不能繼續這種可惡的侵略戰爭！」

大家一致說道：「我們馬上發動！」

「對！我們贊成！我們馬上發動！」

「一個女同志說道：『我認爲這個工作應該交給工人同志去幹，因爲他們在軍火工廠裏面……』」

忽然那女同志停止說話。她馬上爬到地皮上去捉一件什麼東西。

主席問道：「喂，女同志，什麼事？」

「女同志氣喘喘地說道：『快些！快些！大家來……一只大老鼠

大家慌忙爬在地皮上，七手八脚地捉老鼠。

但是老鼠鑽到牆洞裡面去了

女同志埋怨道：

「喂，你們爲什麼不把這洞兒預先掩住

呢？多麼可惜，我們的肚子已經餓癩了！

……如果捉住了這只老鼠，多麼好！」

主席同志搖着腦袋，從地皮爬起來問：

「屋主人同志，你爲什麼不預先塞住這

個洞呢？」

屋主人眯着眼睛，懊悔地說：

「我怎麼能知道呢？我倘使知道這裏面

可以躲進一只老鼠，我早要想法塞住它了！」

現在老鼠已經逃走了，所以大家都從

地皮上爬起來，肚皮合奏着：

咕嚕嚕……咕嚕嚕……咕嚕嚕嚕嚕！

大家皺着了眉頭，摸着餓得要命的肚皮

，重新討論事情。主席同志哭喪了臉，又在

摸頭皮，因爲他的頭頸太長了一些，所以天

花板又撞痛了他。

（續自十三面）

丁先生說到這裡，伸着手臂打了一個呵

欠，站了起來。但最後又補充說：

「今晚我們至少可以得到一個結論，就

是：戲劇是綜合的藝術，任何部門都不能稍

爲鬆懈，一點一滴都要顧到。而導演就是把

各種藝術綜合起來做成一盤好菜的廚師！一

也可以說是把一顆顆晶瑩的珍珠編排起來，

串成一條美麗項鍊的那根繩子；別人看不到

他，但他實際上是要負起『綜合』的全部責

任的。」

躺在草地上的楊志堅，早已呼呼地在大

聲打鼾。小D伏在他的耳朵旁邊高叫起來：

「喂，下雨啦！」

他嚇了一跳，蹣跚了起來，揉着惺忪的

眼睛，一面喃喃的罵：

「神經病！」

小D捏起嗓子，學着康泰那種怪里怪氣

的聲調，連連作揖道：

「HO——SORRY SORRY！ I AM

VERY VERY SORRY！」

這下子逗得意志堅也不好意思地笑了。

他偏過臉去，扁着嘴做出不屑的神氣說：

「我不是顧八奶培，你跟我演那家的子

的「日出」喇！」

『打倒分數主義』討論輯

提倡實學主義

南 燕

終日埋頭課本中，
學非所用可憐蟲！
雖然分數盈千百，
不及春蠶作繭中。

馮先生當把國文科的試卷發還學生之後，看見擺在他面前的幾十副小臉孔，有的笑得像一枝美麗的花朵，有的悶得像一片漆黑的雨雲。

這時，馮先生知道那些面上開了花的同學，一定是因為得到一百分，那些臉孔蓋上雨雲的同學，一定是因為成績不及格。他爲着要使他們對分數有正確的認識，所以便在黑板上寫了這首臨時掇成的詩句。

「終日埋頭課本中，
學非所用可憐蟲！
雖然分數盈千百，
不及春蠶作繭中。」

「雖然分數盈千百，
不及春蠶作繭中。」
學生們一字一點頭地緩緩唸完之後，馮先生又笑笑地問道：「你們知道這四句詩是什麼意思嗎？」

「不知道，不知道！」

「好吧，現在就讓我來解說給你們聽罷。」於是學生們都豎起耳朵，靜聽馮先生的講解：

「終日埋頭課本中，這一句的意思是說那些所謂好學生的人，整天整夜，埋頭死讀着課本；學非所用可憐蟲！這一句却是說那些死讀課本的人，所學却非所用，故說他們像條可憐蟲；雖然分數盈千百，這句就是說他們因爲死讀課本的緣故，考起試來，得到的分數，雖然是盈千百；不及春蠶作繭中，可是這些分數盈滿百的同學，他們讀書的效果，却比不上那些作繭自縛的春蠶；因爲春蠶作繭自縛，雖是一種愚笨的舉動，但是牠們對

于人類社會，却有很大的貢獻，而那些分數盈千滿百的同學，假如只會死讀課本，而沒有實際的學問，結果還是一個無益于人的書獃子哩！

這時，那些得到一百分的同學，臉上的花朵都凋謝了，尤其是那個因為舞弊手段高強而也得到一百分的賴中賢，臉孔更燒紅得像一個初出的太陽。

「馮先生！分數既然沒有用場，那麼今後學校也無須舉行什麼考試了。」

被譽為「忠孝狀元」的周冠倫，聽了馮先生的話，不大服氣地站起來駁問着。

「不是這麼說法呀！」

馮先生又笑笑地答道：

「學校的考試，不過是測量學生課內學習成績的一種普通方式；它固然有很多的壞處，但是運用得法，也是有些好處的；這個問題，我們另找一個時間，再和你們討論。

我這時所提出的，是關於分數的問題，請你們針對這方面來發表意見！」

「馮先生！你既說得到一百分的人，不及作繭自縛的春蠶，那麼，你為什麼又要用分數來判卷子呢？」

這時，籍號叫「分數槌」的馬自通，也

鼓足勇氣，站起來發言了。

「因為分數是判卷子的普通符號，我當然也只好循例用它，至于我寫出這四句詩的用意，是要使你們明白多求分數不如多求實際學問，死讀課本不如多讀些活的智識。你們要知道：讀書的目的，是在求學問而不是在求分數的。像那些分數主義者因為要使自己

的分數比人多便閉門不管窗外事，日夜死讀課內書；甚至讀不會了，在考試時，竟又不惜運用種種舞弊的卑鄙手段，去竊取先生的分數。有時他們求分數的目的，雖然可以達到了，可是結果不是險象當前無所知，書獃一個；便是偷來的分數，都像偽鈔一樣，一點用處都沒有。這豈不是學非所用的可憐蟲嗎？」

馮先生的話剛剛說完，級長許理明便站了起來，莊嚴地說道：

「是的，馮先生！你的話實在是至理名言！我們讀書的主要目的，是在積蓄實際的學問，而不是在爭取虛無的分數，所以我們今後應該提倡實學主義，打倒分數主義！」

「拍拍拍！」一陣熱烈的掌聲，響了起來，這使馮先生的老臉上，也開花了！

卅五，十二，四晚作于南空樓上

怎樣才算真正的打倒分數主義

徐奮發

時間不斷地奔馳着，它帶走了第一次的月考，又帶來了第二次的月考，接下去還要把期考帶來的。現在的所謂「考試」，就是用來推測我們的學業的成績的好壞的一種方法，但這種推測是要靠着分數去計較的，所以考試與分數就繫着了一層割不開的關係了。

考試來臨了，同學們的情緒都緊張了起來，爲了要應付考，希望在考之中得到好的分數（成績），大家都特別的用功起來了，因是日夜在開着快車，三更與半夜，都孜孜不倦地在看着書本，這時大家的讀書精神，實在是有點「勤學可嘉」。但就在這期間，「打倒分數主義」的口號便被叫了出來，和產生了一「我們讀書的目的是求真實的學問，而不是爲了分數」的理論，隨之這些便流行了起來。起初是流行，但到了現在，它們却成了爛熟的口頭禪分，甚至有的以之爲攻擊或譏諷人之工具，或以之爲掩飾自己弱點之假面具，而把這「打倒了分數主義」的真義攪個不清。

怎樣才算真正的打倒「分數主義」呢？首先我們便要認清他的意義！打倒「分數主義」的真義就是要我們認清了讀書的目的是爲了求真實的學問，實際的才能，而不是爲了求得多的分數，這就是要我們平日裡用功地去尋取課內課外所能給我們的知能；而不是爲了應付考，爲了多的分數，才拼命地去念書，甚至於身體於精神有所損傷也不顧，所以我們要打倒「分數主義」，不單是只光着在嚷口號，而要把它的真義認清後腳踏實地去實行的。分數（成績）好的不以爲自己是了不起，而驕傲起來；分數「成績」壞的（一定是因爲對書本不很能了解之故）也不因之而灰心，對學業悲觀起來，被分數克服，而找出自己的缺點來，加緊用功去補求，更不可以利用着「打倒分數主義」的口號，企圖用這動聽的口號掩飾自己的缺點，而以爲自己是「打倒分數主義」的實踐者，而自滿自足的飄飄然起來，這樣才算真正的把「分數主義」打倒的！

分數也得要注意

吳加長

打倒分數主義，是「華僑學生」提出來的，裡面所陳述的實在很不錯。那天本班某位的同學也演說過分數主義的弊病，說我們的目的是要來求學，斷不是要來求分數的，分數是不能夠測量每一個人的學問的程度的，假使某人考得頭名，或者他的學問並不會比次名的好，所以我們要打倒分數主義。因為目的在求高深的學問，不是在求高深的分數。這倒也說得十分對。但我的意見却有一點不同：分數是鼓勵讀書，使他加緊去讀。因為有了分數，便有首末名的分別，如果考得尾名，他便慚愧無地了。（如果不覺得慚愧，那他的心一定是死了。）所以為此而受激發，他便不得不去努力奮鬥了，一努力奮鬥，學問自然在無形中飛跑前進了。假使在讀書時期，便以打倒分數主義為前提，而一味說着打倒分數主義的話，那麼我敢相信他的進步是會比注意分數的來得慢。因為他不注意分數，各科的功課便可以無須那樣的加緊去用功，即使他的成績考得差一點，那他也可以拿着打倒分數主義的話來敷衍了，這麼一來

，他便不能夠很快的進步了。

然而，這一類的人，也許大家要說他是阿Q的精神吧？總而言之，我的意思：就是如果要求得高深的學問，分數是不可不注意的！然而，也不必過度勉強他的！

（續自四十七面）

病却不見有起息，有

一天，你突咬緊牙筋，睜大眼睛，臉兒全是死色，緊緊地抱住我，那時我恐怖得說不出話來，我只緊緊的，願與你一道死去，突然你流睜眼淚來，鬆了手很疲倦地倒在我懷裡睡了，四五天的失眠，我也疲倦地睡了，不知地從那時起，你的病也有轉機。

母親從極感動的夢中醒了過來，她的面頰上流着眼淚溫柔慈愛地撫摩着我的頭髮，嘆了口氣說：

「慧珍，我這樣辛辛苦苦地養大你，希望你成人，在社會上能立足做人，不要叫我失望！」

「媽，我記得，我一定……」我伏在母親膝上哭起來了。母親是多辛苦的養育我們啊！

偶然

褚平

風格中，讀徐先生的作品，往往感到作者有無限的「機智」，滿紙盈溢着「才能」，在清新的
他的故事帶有濃重的西洋風味，無論內容或形式。這也許作者留外時間較長的緣
主故罷，所以凡有感受和吸收都以「西風」為

我慶幸有這麼一位作家！

給我們在遲滯沉悶的現實裏一新耳目。

怎能怪呢，他的書銷得挺多。

僅能說是一個偶然的契珂夫的一種偶然的

劇「，寫一個做丈夫的收到一封自稱愛他的

女子「約會的信，於是瞞了媳的太太獨自到

定的亭子去，開了許多笑話，其實那信原是

他太太寫的。作者的本意，莫非借用這個奇

妙的喜劇來說明不曾反目的八年夫婦，愛情

在無形中消失了，那怕是縹緲的幻想也會引

起新的感情來。可是這一「希奇」的趣事，徐

許先生竟搬了過來，在他的某一篇小說裏就

有着全似的場面。想到許久以前看過的一張西洋

電影片：「梅開二度」，裏面最精彩的鏡頭

是三角戀愛，三個人坐在汽車裡，A為了測

驗情敵B的感情，要她放棄對C的愛，否則

把車子駛翻，大家同歸於盡，故意一面把車

放開，一面逼向對方，這是一股刺激性的心

理描寫。最後A用她絕妙的技術在懸崖上驟

然殺住了車。不幸，這個好鏡頭又原封不動

的在徐許先生的「英倫的霧」裏了。

我說，這也許是偶然中的偶然。

我不能再直接閱讀外文，我希望有更多的

繙譯家給我們移植過來鮮艷的花草，不大喜

歡「抄襲」樣地把別人精彩的場面偷來。

和結構全是不會納罕徐許先生的文章，內容

曾在「大公報」發表，改題為「徐許先生的抄襲

不多。惟時在抗戰，該報又屬晚刊，讀斯文者

愛「鬼戀」之類，華僑學生「登載」，莫非在使



假如我是一個和平神
我將爲這宇宙
爲弱小的民族
燃着我手中的火把

★ ★ ★
假如我是一顆星星
我將在那渺茫的黑夜中
爲勇於趕路的人們
放盡我微弱的光芒

★ ★ ★

假如我是……

林靜華

假如我是一隻飛鳥
我將穿着潔白的衣裳
飛遊在那無際的長空
高鳴出人間的不幸

★ ★ ★

假如我是一個攝影機
我將把世界上一切
好的，壞的，純潔的
醜惡的拍成一幕幕的電影
放映在人們的面前

★ ★ ★

假如我是一條洪流

我將掀起所有的波浪
作一次長途的旅行
把一切污濁的
帶到大海

★ ★ ★

從此，宇宙間
將高唱出和平和快樂
不再有
戰爭，黑暗，不平，污濁
世界的史頁上
將繪上
一幅美麗的圖畫

一幅美麗的圖畫

組織暹羅華僑學生聯合會

初中 初三下 蔡繼偉

學生是國家將來的棟樑，國家民族的將來演革和進步的重大責任就落在現在的學生的肩膀上。學生不單是指着從學校裡走出來的青年，而是包括社會中沒有進過學校的智識青年在內的。學生對將來的國家社會負有重大的責任，故學生青年為現代每個國家所重視。

現在祖國正在「建國必成」的階段中，我們華僑青年學生將來所負的責任也是很重要的。但是眼前應有的工作應注重學生團結和合作。

祖國的學生對國家合作和團結的精神是我們的模範：五四運動啊，國貨運動啊，抗日運動啊，等等。我們海外華僑學生呢，也應該具有這種團結和合作的精神，來為祖國社會服務！

我們暹羅華僑學生歷來的地位就很低，在團結和合作方面更沒有什麼成績可言；我們的力量還分散着，沒有集中起來。雖有學生自治會來聯絡各校學生的相互間的友誼，但是整個的全暹羅華僑學生會呢，我們還沒

有。還沒有一個機關來領導我們全暹羅華僑學生的聯合和團結。所以我們主張：組織一個領導我們全暹羅華僑學生的最高機關的「學生聯合會」，來使到我們有機會互相接觸而團結合作起來。

國內方面，也有這種組織，而我們在國外還要再來組織是為什麼呢？不是重複了嗎？我們想是不會的：華僑寄居暹羅特別多，青年學生有相當的多；如果我們不能組織個機關來領導，就恐怕難于合作和團結。但是我們也希望和國內的學生團結合作，相親相愛。我們主張組織這個「學生聯合會」並不是為某一黨某一派所支配或者有什麼政治背景的。我們的唯一目的是在加強團結合作和互相研究學問，以備將來為國家社會服務，改造腐敗落後的社會，謀國家富強，人民幸福，最後並希望聯合世界學生，平等互助，以促進大同。我們這個小小意見是獻給暹羅各校學生自治會為參考的！

卅六年一月十日

我的母親

林慧珍

記得我有一次坐在母親的膝上要求母親給我講故事，但母親沒有故事，却跟我談起我幼年的事：

「你在四五歲的時候，我送你到一位女先生的家裏念書，因為你那時候沒有常跟我在一起，也不是我喂大你的，所以你常叫乳媽做母親，在女先生的面前你總對她說，乳媽就是你的母親，後來那女先生和我說起，弄得我們都好笑。」

是的，母親生下我以後就多病而且不久又生了弟弟，不得不把我交給了乳媽，所以我和她是生疏的。

母親又說：

「到了六歲時你就到潮州公學去念書了，你的爸爸跟你買了一張小鐵床回來擺在我的床邊，以後你就睡在這鐵床上，和乳媽隔開，和我親密起來了。不再叫乳媽為媽媽，也是在那時起的。」

這些話還深深地印在腦海裡，祖母在世的時候常常拿來取笑我，母親也常以此來開

我的玩笑，聽了總令我覺得難堪。孩時得到我的母愛實在太少了。

「最不幸的，到你七八歲時暹羅的華校全被封了，你就只好去念暹文，不知怎樣的，在你的喉嚨裡忽起了一顆顆的沙粒子，但不能吞吃東西，連說話也不能夠，同時發燒而顯軟弱，整天你就躺在我的懷裏一步都不離開我，在那時我更憐愛你，因為你是接近我最少的一個。」

母親透了一口氣，眼瞇瞇視着我，好像在她女兒的面上尋出過去的爱情。我回憶着，啊！我過去多耐人尋味啊！我願永在那樣情景中，眼淚偷偷地從眼眶滴下來了，母親用手跟我抹去。「媽！你再說吧，」我要求着說。

「你的病給醫生診治服藥以後，本來已經好了，但不久又復重發，這一次病狀比上次更嚴重，稀飯都不吃只能喝些牛奶，熱度很高，晚上連我多睡一覺都不敢，剛合起眼，又驚醒過來，珍！我總不放心，我焦急的心情已到極點，然而，你的」（轉四十三面）

本刊徵文啟事

編輯室播音

本刊爲提高讀者學習寫作的興趣，特舉行徵文，茲將徵文辦法開列如次：

1. 文題：「暹羅的一日」
「暹羅的一日」包括「曼谷的一日」，「清邁的一日」，「華欣的一日」，「北欖坡的一日」，「……」等等以及暹羅其他大小地方。
2. 字數：以不超過二千字爲限。
3. 截稿：自即日起，至二月底截止。
4. 發表：合格徵文將自第十一期起，在本刊陸續發表。最優者由本刊贈送本刊三月至半年。
5. 寄稿處：來稿請寄交曼谷四不耶路花沙泥汽水廊巷內七十三號本社收，切勿寄交私人，並請於封面寫明「徵文」字樣。來稿請自留底稿，無論錄取與否，概不退還。

1. 自從中國歌舞劇藝社來到曼谷幾次演出之後，這華的話劇運動顯然漲起了高潮。讀者們有的對於話劇也許向來很隔膜，有的也許很有興趣，但對於祖國這一種新興藝術，應該都具極爲關心的。因此本刊特約天心先生有系統的撰文，介紹話劇的理論。這篇「看了重慶廿四小時歸來」所以並不是普通的劇評，而是以「重慶二十四小時」爲例的戲劇概論的第一章——論戲劇是綜合的藝術。
2. 本刊的學生習作欄自下期起改爲學生園地，分學生論壇和學生文藝兩欄，希望讀者們踴躍投稿。
3. 本刊徵文將不斷舉行，第一次的題目是「暹羅的一日」，希望讀者注意本期所登的徵文啟事。
4. 本刊寒假休刊兩期後，原定一月十六日續出第九期。後來因爲人事經費種種問題發生一直延至今天才能續出，本刊同人心中餘而力不足，以致脫期，謹向讀者和作者道歉。

南亞洲有限公司

專營出入口貿易

地址：嵩越路廣濟街 門牌：九二二號

電報掛號：Sosa

電話：二一五九三號 信箱：三一七號

產科醫師：李佩芳 日夜出門接生

健華留產院 (兼設育嬰部)

空氣新鮮適合留產

地址：四丕耶谷慕關 門牌：四十六號

(越昭華水龍頭對面巷內)

安耀有限公司

專營樹膠
土產等業

地址：暹京越三飯梯頭

門牌：四二〇四二二

電話：二〇四二八

◎ 新到美國發明 ◎

萬能自來水筆

此筆不論
在金屬物或臘
油紙油布皮
革厚紙 板箱
頭牆壁罐頭玻
璃均能寫作同
時亦可應用如
我國之毛筆即
寫即乾水洗日
晒保不退脫色
澤共有八種隨
意選用雅觀美
化保稱滿意

一九四六年法國凱尼斯城舉辦
 全世界電影界比賽色彩片冠軍
 ★★★★★

仙宮寶石

「寶石之花」

蘇聯七大神話文藝教育鉅構

本月十八日九時至十九日十時
 在【西舞台】第三四度特隆場重獻映

陰曆除夕起正式公映

請早！

定座

- ▲蛇仙下凡 協助愛侶
- ▲大演法寶 天崩地裂
- ▲寶石開花 翠餐神奇
- ▲彩色自然 無與偏比
- ▲仙景奇珍 引人八勝

滿座！
 擁擠！

南洋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 暹羅七層樓後安南巷六十八號 ★
 電話二二四七

印務部：

精印中英暹文五
 彩商標書報雜誌
 及一切文件

書店部：

批發零沽中外雜
 誌畫報中小各教
 科書並一切文具

銀信部：

接收

瓊崖各縣僑批
 滙兌

香港，南京，
 上海，廣州，
 瓊州，海口。